

四川文艺
出版社

赵丽宏

心画



心 画

赵丽宏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陆震伟

技术设计：黄 迅

心 画

赵丽宏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190千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3.270 册

书号：10374·267

定价：1.58元



赵丽宏，上海市人，三十六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为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心画》是他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集。

赵丽宏的报告文学明丽、清新，深沉而又浓烈。在他的笔下，不管是报导飞越世界之巅的跳高名将朱建华，还是写从穷困中走来的音乐家杨鸿年；不管是描绘威振日本的女书法家周慧珺，还是书获得太阳的精华——太阳能的科学工作者郝德，都能听到作者一颗真挚热烈的心在跳动，从而振起我们心中的共鸣。

小 序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

杨雄把书法作品喻为“心画”，这确实是绝妙的比喻。写字尚且是心灵的流露，文学作品当然更其如此。诗、散文、小说是这样，报告文学也不应例外。在真实地报告客观现象的同时，作者的喜怒哀乐亦注涵其中，两者如水乳交融。心中的激情，通过对现实的描绘喷泻出来，喷泻成为有声有色有情的画卷，读者方能为之所动。

画有粗放细腻之分，有纷繁单纯之分，有明亮灰暗之分，有豁朗艰涩之分，报告文学亦然。不管你拥有何种风格和色彩，只要有一颗真挚的心在其中跳动，你就能够听到动人的回声。

也许，这只是一种简而又简的朴素的理想，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很好。我欲努力为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于上海

目 录

小 序

新的高度，属于中国！	1
再越世界之巅	22
朱建华，朱建华！	42
有一个中国音乐家	62
虎啸声中	95
陆星奇和伟伟在大阪	109
女儿的痴情	125
团圆奏鸣曲	143
母亲在向你微笑	158
在昔日的荒滩上	169
心画	194
根	208
向太阳	224
生活在召唤（代跋）	237

新的高度，属于中国！

引 子

那根黑白相间的横杆，又一次缓缓上升了，那根长达四米的横杆，被搁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升起横杆的那两双手，在微微地颤抖……

二米三七！跳高电子计数器的屏幕上，显示出一个闪闪发亮的数字。巨大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沸腾了，千万双眼睛，紧张地盯着那根高高地架在空中的横杆，盯着那个准备冲向横杆的年轻人。郑凤荣、倪志钦，这两位曾经打破世界纪录的跳高老运动员，也坐在人头攒动的看台上睁大了眼睛……年轻人呵，你，真是那个要把人梦想了多少年的愿望变成现实的人吗？你，真是那个将以凌空一跃而震惊世界的人吗？你还那么年轻呵！

二米三七！是的，这是一个人类至今未能逾越过的高度。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数以万计的跳高运动员来说，这是一座未曾有人登临的珠穆朗玛，是一个充满着诱惑却又冷酷无情的高度，多少次雄心勃勃的冲刺，都随着横杆轻轻的抖动、坠落而成为泡影，多少双蓝色的、黄色的、棕色的眼睛，仰望这个高度，一次又一次闪烁出畏惧和沮丧的寒光……

二米三七！是的，他，年仅二十岁的中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准备向这个举世瞩目的高度冲击了。他稳稳地站在离跳高架二十米远的地方，沉着地用手捋着披到额头上的柔软的头，仿佛要理一理决战前千头万绪的思路，要放松一下高度紧张的神经，要捋去所有的怯懦和不安，要聚拢起一切意志和力量……

横杆，象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迎接他跃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哦，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让这个紧张的场面暂且“定格”吧。在朱建华冷静地捋着头发的当儿，让我们喘一口气，细细打量他一番。

他，并没有一般运动员的那种强悍粗犷，粗粗一看，似乎还有几分书生的文弱和秀气，然而，那一米九三的头，那硕长灵巧的四肢，那瘦而精干的躯体，那浑身散溢着的虎虎生气和不可抑制的热情，令人信服地告诉你：是他，没错！就是那个不断创造着奇迹的“飞人”！

他确实是世界跳高史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内行的人们也许都知道，跳高运动员想提高一厘米成绩，其难度实在不亚于登一座巨峰。从一九六二年，苏联运动员布鲁梅尔创造二米二六的世界纪录；到一九八〇年，民主德国选手韦西格跳过二米三六，漫长的二十年，世界跳高纪录只增长了十厘米，平均每两年才提高一厘米。而朱建华，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跳高，训练不到十年，成绩竟提高了一米二三，平均每年提高十厘米多！

此刻，面对着架在空中的那根超过了世界纪录的横杆，朱建华显得那么沉着，那么冷静，真有一种“大将风度”。是的，他虽然刚满二十岁，在运动场上，却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骁将

了。如果回顾一下他所经历过的拚搏，你就不再会惊讶，你将会明白，他的这种“大将风度”是如何形成的。

好，让我们把日历往回翻三年，翻回到一九八〇年六月，让我们随着一群群肤色不同的观众，再一次走进墨西哥城的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吧！这里，正在举行“圣地亚哥·中泽”国际田径运动会，绿茵场上强手云集，龙争虎斗。初出茅庐的朱建华，刚刚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以二米一九的成绩赢得了跳高金牌，也风尘仆仆地赶来参战了。他的脚上还带着伤，裹着绑带。可谁也不把这位十七岁的中国中学生放在眼里，尤其是夺标呼声最高的苏联运动员穆拉多夫，根本不把朱建华当一回事。

比赛开始后，人们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穆拉多夫从一米九五起跳，朱建华却从二米〇四起跳，横杆每次升高，朱建华总是轻松地一跃而过。最后，只剩下穆拉多夫和朱建华两个人了。二米一五，穆拉多夫跳了三次才过去，二米一七，他跳了两次，朱建华都是一跃而过。二米一九，两个人都是一次过杆。横杆升到二米二一，对朱建华来说，这是一个从未跳过的新高度。穆拉多夫第一次试跳，身体擦到了横杆，但横杆只是轻轻抖了一下，没有掉下来。朱建华跳了两次，失败了；第三次，他咬了咬牙，奋力跳了过去。横杆又上升了二厘米：二米二三，比朱建华刚刚在意大利跳出的最好成绩高出四厘米！横杆，似乎偏袒着穆拉多夫，他第一次试跳时，脚又碰到了横杆，结果依然象前一次那样，横杆只是在空中微微抖动着，却不肯掉下来。朱建华又连着把横杆碰下来两次。穆拉多夫微笑了，他昂着头，在场子里蹦跶起来，嘴里还轻轻吹着口哨。他似乎确信，金牌一定是属于他的了。也许这样蹦跶、吹口哨，还不足以表现他的乐观，他索性坐下来，解开了鞋带……朱建华的目光和他相遇时，只感到那一对

棕色的眼睛里，似乎射过来两束寒光。他激动了！周围的喧嚣和狂呼，一下子从耳畔消失，他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猛烈地撞着胸膛，撞得他全身热血沸腾。一定要跳过去！要为中国争一口气！十七岁，在有些人的眼里，还是一个毛孩子哪！可朱建华那稚气未脱的脸上，却早已消失了孩子的天真和稚憨，那紧锁的眉峰，那炯炯的眼神，那抿得紧紧的嘴唇，都显示着男子汉的刚毅，显示着中国青年一代的尊严。这时候，朱建华觉得，他不是代表一个人在和对手较量，而是代表着中华民族，代表着祖国！第三次试跳，他风掣电驰般地冲向高高的横杆，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丝畏惧——踏跳、腾空、过杆！成功得干净利落！

好样的，中国小伙子！墨西哥的观众和中国田径队的伙伴们拚命地为朱建华鼓掌，吹呼喝采的声浪几乎要淹没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

这一下，穆拉多夫的潇洒和悠闲顷刻溜得无影无踪，他紧张了，他慌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比他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小伙子，竟能征服二米二三。鹿死谁手，现在难讲了。

横杆升到二米二五，穆拉多夫第一次试跳失败，横杆不再偏袒他了，从架子上弹下来，飞得远远的。朱建华却仿佛跳神了，第一跳便高高地越过了横杆。穆拉多夫那双棕色的眼睛里，悄悄地弥漫起失望的云雾，他再也发挥不出来，后两次试跳，也都把横杆碰出老远……

庄严的中国国歌响起来了，朱建华胸前挂着金牌，微笑着站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下，又一次体会到了胜利者的欢欣。体会到了为祖国争光的幸福。穆拉多夫折服了，主动过来拉住朱建华的手，发出了由衷的祝贺和赞叹。他怎么也无法想象，这位默默无闻的中国小运动员，怎么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的

成绩提高了整整六厘米。这实在是奇迹！……

这场比赛，也许只是朱建华跳高生涯中的一支普通的插曲。他已经在经常不断的拚搏中练出来了，无论比赛如何激烈，无论对手如何高强，他不会紧张，也不会慌乱。他胸怀着崇高的目标，冷静沉着地注视着上升的横杆。横杆，象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迎接他跃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一九七三年“六·一”儿童节，朱建华只能跳过一米一〇；一九八一年，在十八岁生日过后不久，他便在日本的一次国际田径赛上飞跃过二米三〇，从此跻身于世界优秀跳高选手的行列；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运会上，他以轻松优美的凌空一跃，越过了二米三三的横杆，轰动了亚洲，惊动了世界，成为这一年世界上跳得最高的人。

草窝呵，草窝，中国的鹰是从这里起飞的！

朱建华，你可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吗？

知道，朱建华当然知道！每次向新的高度冲击时，他总是能感觉到无数灼热的注视，这种注视，使得他浑身火燎一般。这个震惊世界体坛的年轻的中国之鹰，他知道，祖国在身后注视着他，他知道，在不可计数的眼睛里，有几双深情而又热切的眼睛，正在一片温暖的幽暗里执著地闪烁着……

那是在上海，在一条狭窄嘈杂的小街上，在他的那个十六平方的家里面，在他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下，父亲、母亲、哥哥和三个姐姐，一定正挤在一起，在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前面守着，等候着他的消息……

是的，这真是一个又小又挤的“草窝”。然而，我们的中国

之鹰，我们的世界冠军，就是从这里飞出来的。一九七三年的一个春夜，当上海南市区业余体校的跳高教练胡鸿飞走上这条小街，侧着魁梧的身体挤进这间小屋时，瘦骨棱棱的朱建华正蜷曲着又细又长的腿，腼腆地坐在角落里。胡鸿飞就是在这里看中他的。

跳高！这孩子能行么？朱建华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没有人是搞体育的，父亲倒是个体育爱好者，是个球迷，他赞成让儿子去锻炼锻炼，可母亲却不放心。朱建华从小体弱多病，是医院的老病号，人长得挺高，就是细脚伶仃的，同学们叫他“羊脚骨”，叫他“绿豆芽”。他喜欢打乒乓，从来没有跳过高。家里子女多，经济困难，长到十岁，他还没有穿过一双真正的球鞋呢！选他当跳高运动员，能行么？胡教练却似乎胸有成竹，朱建华修长的身材和那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他知道，这是块跳高的好材料。然而谁能预料孩子长大后怎么样呢？当胡鸿飞坐在这间窄小的屋子里，仔细观察过朱建华的一家子之后，他就放心了。朱建华的父亲是个身高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哥哥有一米八三；第二个姐姐，竟也有一米七五。朱建华和这两个高个兄妹的脸型都象父亲。人的体质是可以改变的，而人的遗传因素难以改变，胡鸿飞深信，这孩子一定能长得高高的，成为一个出色的跳高运动员。

朱建华跟着胡鸿飞，离开他的“草窝”，走进了南市区业余体校。训练的地方也不大，一间破旧的屋子，只有八十多平方米，屋里没有一副标准的跳高架，也没有一块标准的海绵垫子，连一根测量高度的尺也是用一些废木片拼接起来的。唉，又是一个“草窝”！然而放开喉咙在这里喊一声，回声倒是挺大的，而且还能嗡嗡地回荡好一会儿，听，训练开始之前，胡教练大声地说

话了：“不要看这里地方小，只要胸怀大志，刻苦训练，这里一样能出跳高健将！你们敢下这个决心吗？——将来有一天，象倪志钦一样，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人争光！”教练的声音久久地在屋里回荡，在朱建华的心里回荡，怎么也不会消失了……

朱建华的跳高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他穿上新的球鞋，连鞋带还不会系呢。胡教练走过来，教会了他第一个动作——把两根长长的鞋带，系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朱建华听人说过，日本有个排球教练，叫大松博文，可厉害了，非得把运动员们练得死去活来不可，运动员叫他“魔鬼大松”。胡教练会不会象“魔鬼大松”呢？胡鸿飞是一个严格的教练，和小运动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表情总是严肃的。他的眼睛可厉害了，谁不用心，谁偷懒，谁畏畏缩缩，他目光一扫就知道了。朱建华开始有点怕他，一开始训练，他就不再怕了。胡鸿飞起初只是让朱建华看大同学们的训练，让他在一边玩耍，并且常常带他去看跳高比赛，提高他的兴趣。有人建议，用负重训练把朱建华的“羊脚骨”压粗，胡鸿飞断然拒绝了。一个瘦弱的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了杠铃的重压呢！他的训练方法与众不同，“花样经”可多了，一会儿跑，一会儿跳，跑里面有发令跑、行进间跑、弯道跑、计时跑，跳里面又有纵跳、单足跳、蛙跳、助跑跳，还有跳橡皮筋、跳竹竿、跳凳子、跳台阶、跳跳箱……真是常练常新，翻不尽的花样。有时练累了，还做游戏呢，大家一起“夺堡垒”，训练的劳累，会在轻松的笑声里悄然消散……胡鸿飞和“魔鬼大松”完全是两码事！

如果母亲知道教练都象“魔鬼大松”的话，她大概怎么也不肯让儿子当运动员了。可她还是放心不下。一天，瞒着家人，她偷偷地到业余体校去看儿子训练。体校门关着，她只能站在篱笆

外透过缝隙朝里看。朱建华正好在练习过杆动作，看着儿子一次又一次从高处跌落在地，母亲心疼了。朱建华回到家里，母亲一把将他搂在怀里，含着眼泪说：“你今天跌痛了吧？以后不要再去！”朱建华笑起来：“今天我哪里跌过跤，运动员嘛，不运动还行！”当朱建华参加小学生运动会，捧回来一张花花绿绿的奖状时，全家人都乐坏了。当他们明白，这个曾经那么瘦弱的小弟弟，真是一个有希望的跳高运动员时，父母兄妹围在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且作出一条不成文的“决议”：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让他吃好，休息好，学习好。全家人节衣缩食，给朱建华买各种各样的营养品……

在“草窝”里，朱建华迅速成长起来。四五年以后，那个瘦弱多病的“羊脚骨”不见了。一个身体结实、动作矫健的高个子运动员，出现在运动场上，凡是有跳高比赛，他总是能甩下所有和他年龄相仿的对手，用超群出众的腾跃，夺得亮晃晃的奖杯。上海冠军！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朱建华的名字，象一颗耀眼的星星，升起在中国的体坛。当然，这也是“草窝”的光荣。朱建华的一家人，都成了跳高迷；朱建华在上海比赛时，家里人总要赶到运动场去看；朱建华离家外出比赛时，全家人的心都被他带走了……

草窝里飞出了展翅高飞的雄鹰，雄鹰是不会忘记他的草窝的！

真的，对这个虽然小却充满温情的家，对南市区业余体校那个简陋的训练屋，朱建华的感情是太深了。从外地、从国外比赛回来，他依然住在这个家里。回家后，他总要抢着做一点家务：洗碗，倒垃圾，早晨为父母买早点……晚上，他依然攀着木梯爬到小阁楼上睡觉。对了，我们来看看他的小阁楼吧。阁楼长二

米，宽不到一米，搭在一条兼做厨房的走廊上面。煤球炉子里飘起的油烟，常常透过板缝钻进来。阁楼上，连一张最小的单人床也放不下，只能搁一块用无数小木条钉成的铺板。小时候，他和哥哥一起挤在阁楼上睡觉，平躺着并排睡不行，只能侧着身子睡。现在，哥哥结婚了，朱建华把照顾给他的一间宿舍让给了哥哥，小阁楼属于他一个人了。现在人实在太长，晚上睡觉时，头和脚总是磕磕碰碰的，他不得不跪起腿睡。邻居们有时会笑着打趣：“哟，世界冠军困小阁楼罗！世界冠军困小阁楼罗！”朱建华不说什么，只是笑笑。他是在这里长大的，他还是他。既然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挤在阁楼上，世界冠军睡睡阁楼，大概也不能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他依然深深地留恋着那个简陋的训练房，他还是常常跟着胡鸿飞到哪里去训练。朱建华觉得，无论条件多么好的训练场，都无法和那里比，因为，那斑斑驳驳的墙上，那布满裂缝的地上，印着他和教练的身影和脚印，洒满了他们的汗水，那潮湿的空间里，回荡着他的最初的誓言……

横杆下，两颗心在同一个节奏中有力地搏动……

胡鸿飞教练，此刻，你在想什么呢？在朱建华跃跃欲试的姿态中，在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神里，你，看到成功的信息了么？不，胡鸿飞是冷静的，冷静得就象一尊雕像。他永远不会想入非非，永远不会用波动的情绪影响朱建华。在千千万万观众那一片乌黑的头发中，五十八岁的胡鸿飞那一头积雪似的白发是引人注目的。朱建华是看着自己教练的头发一点一点白起来的……

也许，世界上很少有一帆风顺的成功者。曲折和艰难，使懦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使幼稚的灵魂变得深沉起来。一九八一年八月，朱建华去罗马尼亚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本来说好了的，胡鸿飞将一起去，可是，临出发的时候，代表团的名单里没有胡鸿飞的名字。对于朱建华来说，这真是一场不走运的比赛。在众多强手的角逐中，他和美国的一名运动员一起，淘汰了许多对手，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拼过了二米二五。跳二米二八时，朱建华受伤了，左脚肿得老大，痛得无法着地。美国选手也未能越过这个高度。照新规则，两个人必须重新决赛，朱建华只得弃权。明明他跳得最好，却只得了个银牌。朱建华看着又红又肿的脚，只觉得一肚子窝囊。胡鸿飞常常对他说：跳高运动员的脚最容易受伤，又最怕受伤，一些最优秀的运动员，往往在伤后一蹶不振，葬送了美好前程。平日训练时，胡鸿飞非常注意保护朱建华的脚，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决不轻易剧烈运动……可自己，偏偏在胡教练不在的时候受伤了！

回国后，朱建华听到一个消息：他要换教练了。也许，在有的人眼里，指导了他整整八年的胡鸿飞，不过是一个区业余体校的教师，一个半路出家的业余教练。而朱建华，已经是举世闻名的跳高名将，两人之间，似乎“门不当户不对”了。一向沉默寡言的朱建华发起急来：“不行，我没有胡指导不行，他最熟悉我，最了解我！”朱建华在北京，胡鸿飞在上海，两人无法见面，朱建华便一封接着一封给胡鸿飞写信：亲爱的胡指导，您一定不能丢下我不管！我的成绩和进步，都凝结着您的心血。请继续指导我吧，我等着您把新的训练计划寄来……

真是祸不单行，胡鸿飞也病了，他的心脏病复发，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谁也不知道他将在病床上躺多久……

朱建华埋头给胡鸿飞写信时，往事一幕一幕在眼前浮动。许多小事情，当时平平淡淡地过去了，这时回想起来，却感到意味深长……

那一次，朱建华参加一个田径赛。比赛开始后，他觉得很兴奋，别人比赛时，他就自己在一边练弹跳，一下，蹦得老高，再一下，又蹦得老高，蹦了一下又一下，他越蹦越来劲。胡鸿飞象往常一样，坐在看台上密切注意着朱建华的一举一动。朱建华在场子里起劲地蹦跶，他在看台上默默地数：五下，十下，二十下……胡鸿飞的眉心锁起来了。比赛结束后，胡鸿飞找到朱建华，满脸严峻。明明赛得还可以，这是为什么呢？朱建华正纳闷着，胡鸿飞发问了：“你知道，刚才你在场子里蹦了几下吗？”“几下？不知道。”“三十六下！”胡鸿飞的口气很重，“还没有过横杆，你就这样白白耗费了这么多精力，这样还能坚持到最后冲刺？一个最优秀的运动员，必须懂得积聚力量，懂得保存实力，要稳重、沉着，让所有的信心和力量都到横杆下爆发出来！”

拿到亮晶晶的奖牌和鲜艳的花束之后，朱建华总是马上想到要献给教练。胡鸿飞总是不动声色，他的严肃深沉的目光，分明在说：怎么，得意了？到头了？不要笑得太早，离开世界纪录还有距离呢！一次训练结束后，胡鸿飞手里拿着一把榔头，一杆尺，还有一根跳高横杆，把朱建华叫住了：“来，我们做一件事情。”两人走到训练房的墙边，用尺在墙上量出了二米三六的高度，然后爬在凳上钉了两枚钉子，横杆便搁在世界纪录的高度上了。“记住，这才是你的目标！每天看到它，每天想到它——韦西格能跳过去，你也能跳过去，而且要超过他！”

……

这一切，朱建华怎么可能淡忘呢！有人说，胡鸿飞的训练方